



应坚散文

须髯伯

须髯伯一定有名字，惜乎在当年无处打听或者打听了也没记住，四十多年后就更无从考证了。在那个时代，这些小人本来就活得无声无息，加上岁月久远时过境迁，只好由我自己命名了。

叫此人须髯伯是从《水浒传》里得的灵感，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人都有一个绰号，一部分绰号就是从其各自体貌特征上得来的。比如坐第五十七把交椅的马房总管兼兽医皇甫端，绰号紫髯伯，因为他碧眼黄须虬髯过腹。还有刘唐，紫黑阔脸，鬓边一搭朱砂记，绰号就叫赤发鬼。

须髯伯也长相不俗颇有古风，迥于常人。两缕长髯是从鬓边垂下，下巴上还有一撮山羊胡，两只耳朵里均有寸许白色耳毛长出来，看上去颇有些仙风道骨，我敢说当年和今天的永康城里再没有第二个人有此神姿。

光是长相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须髯伯的左臂上咧着一张嘴，足有半尺多长。那是一条长长的刀疤，常年裸露着。即使是在冬天，须髯伯也总是挽起左边袖子，似乎要让人们记住这恐怖的地方。只有见过那套把戏的人们才知道，这道伤疤是须髯伯的衣食饭碗。

须髯伯不常进城，一般会在年节和一些重要的市日和节庆日，尤其是在春节前农历廿六、廿八两个大市，才会进城摆地摊做把戏。当年的他恐已年近七旬了，身体仍结实健壮。一撸胳膊袖，发达的肱二头肌就高高隆起。须髯伯招徕顾客的招数很简单，不搞噱头不讲笑话，一上来就向围观者展示自己左胳膊上那道约半尺长的刀疤，仿佛那是一块金字招牌。然后从行囊中操起一把长满铁锈的钝菜刀，将刀锋伸进那道伤口的凹槽，沿着原来的纹路开始横向来回拉锯。不一会儿，那道伤口重新被锯开，鲜血顺着刀锋，从伤口的凹处涌了出来。

城里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早就见怪不怪，因为已经多次领略了这个把戏。但围观的人中有人开始惊呼，那一定是少见多怪的乡下人。须髯伯是个好演员，他正期待那个演出效果，故意做出痛苦的表情，嘴里还配合发出“啊啊”的叫声和倒抽冷气的“咝咝”声。这种表演效果很重要，赚的就是围观者的同情心和注意力。须髯伯抬起胳膊走了个弧线，将伤口向围观的众人近距离展示，血淋淋的伤口像小孩咧开的嘴，血珠子断了线一样顺着胳膊往地下流淌。这可不是刘谦的魔术，而是如假包换的流血现场。

看到流血表演像往常期待的一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须髯伯很满意，他回头在地下的老式箴制筐里抓出一把红色纸片，摊在地上，从中抽出一张向大家展示。说这是他家祖传的膏药，专治跌打损伤。我见过医院里的膏药，一般都是一张圆形胶布对折贴紧，里面是一坨被压扁的膏剂，散发着好闻的药香。可须髯伯那张纸片看上去很薄，也没有对折捏拢，看上去和普通的纸片没有什么两样。须髯伯在纸上吐口唾沫往左臂伤口上一粘，说来神奇，那红纸粘在上面服服帖帖，鲜血立止。须髯伯开始吹嘘这红纸其实经过多少名贵中药浸泡，是个祖传秘方。对来自乡下的农民伯伯而言，经常砍树劈柴，难免弄伤手脚，他们看在须髯伯靠自残来获得收益的份上，

不少人掏出腰包数出钱来买下了那些红纸片。

须髯伯喜欢喝酒，通常是摆摊结束后，收拾好行当，归拢那些散碎的硬币，捋着长髯来到副食店一屁股坐下，开始享受工作后的宁静。须髯伯估计是个文盲，因为从未见过他看书读报写字。所以他喝完酒之后，当然不会像孔乙己一样，蘸着酒，在桌上写茴香豆的“回”字。可须髯伯另有一项绝活，如果哪天兴致高，他会即兴表演。这项绝技是顶碗，喝完酒之后，他会把酒碗举过头顶，用手中的筷子撑住碗底，左手沿碗边使劲一蹭，那只碗立即开始在筷子支撑下悬空着滴溜溜地旋转起来。周边围观的闲汉就轰地叫出一声好来。须髯伯更加兴奋，一只手举着筷子，洋洋得意地不断用另一只手沿碗的侧边顺势击打，那只碗噌噌有声，旋得更加紧急，抖动得更加剧烈，几乎要飞出去了。须髯伯这才见好就收，抓住酒碗倒过来扣在桌上，数出酒钱扔在柜面，起身走人，任凭围观者百声挽留都不再回头。

其实须髯伯不仅仅会顶碗，还会更高难度的杂技，我平生也仅见过一次。那天已经是傍晚时分，秋冬天黑得早，就在东西街口的路边水果摊，摊主已经拧亮了电灯。须髯伯被一群人围着，他显然是有备而来，这一定是事先与人约好了的，因此他带足了工具。那天的项目是衔棍顶杯子，在表演之前，须髯伯狡黠地观望了一下拥挤的围观人群，提出了一个条件。因为玻璃杯价值五毛，价格昂贵，如果万一失手，他赔不起。除非在场的帮个钱场，先凑足五毛钱交给他，他才能放心表演。那年头缺少娱乐，众人一分两分地不一会儿就凑足了钱。须髯伯收完钱后下了场，在众人围拱的中心，他开始表演。先脱去上衣露出短打，拿起一根手指粗的尖头木棍，将尖头顶住一只不带把的普通高腰玻璃杯，手腕一抖，那只杯子服服帖帖地开始在木棍上旋转。须髯伯左手举着木棍，右手又探囊取出几节木棍，将棍子一节节串了起来，杯子渐渐高过头顶在高空旋转，举手已经难以够到。须髯伯还不罢休，他又探囊取出一根短棍，将一头衔在嘴里，另一头有个凹槽，将那数尺长接着玻璃杯的木棍接在了短棍上。此时须髯伯双手脱空，他脱了上衣背心，上身赤裸，目中精光四射，全神贯注盯紧头上三尺正在飘摇旋转的杯子，仿佛身家性命全在这只小小的杯子上。他嘴里衔着一根与地面平行的细长木棍，木棍的前端又高高地竖立着另一根更长的木棍。而木棍的顶端插着一根钉子，钉子上面就是那只杯子了。旋到速度的极限，众人轰然称妙，就在这时，须髯伯忽然大喊一声：呔！瞬间嘴里吐出木棍，上面的杯子失去支撑骤然坠落，须髯伯眼疾手快，身子一探，已是稳稳地接住了杯子。不用说，那五大毛也稳稳地落进了须髯伯的口袋。

我从他这门技艺上揣测，须髯伯年轻时一定跑过不少码头，见过不少世面。

从这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须髯伯。



永康瑞金医院
眼科/内科/儿科/外科/妇科/中医科
(浙X中)医广(09)第02-04-004号
地址 汽车东站对面(金城路163-177号) 健康热线 0579-89200516(391520)

本栏目由民建会员企业永康瑞金医院独家赞助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李郁葱的诗

星空

那是深深的压迫，在草原上
那些灿烂的星座，它们就压在我的头顶
近如眼睑，遥远如我闭上了眼

风在吹，在我孤单的眺望里
风把我的身体吹得透明
让我的往事如风筝，脱离了大地

我知道这岁月，这永无穷尽的光阴
在我们绵绵不绝的时间里
它是一种限制，草浪如海，晨光微明

我们的声音低沉如这大地
而星光嘹亮，它覆没我们的回首
也遮蔽我们的前程

请诵读这星空，我们不能企及的地方
请低下头，但保持那仰望
草在动，风在吹，我只是恍惚这片刻

萤火虫

那微茫，照亮在方寸之地，它的闪烁
是一种证明，在黑暗中
它挖掘出更多的黑暗，那蔓延在
我们周围的，在它的点亮里
如同一寸光阴，它移动
幽暗中被自己打动
寂寞是一种高度，丈量
我们生命的宽阔。夜色里
它能看清的只能是夜色
我们找到那消逝的，即使那么平常
在日常场景里失去：它并不突然
但失去我们的通常也提醒我们
有多少大地之甜值得拥抱？
那虚无的蜜，飞舞着
优美的线条来自于
并不优美的空间：它出没，在草丛
和岩石之间，在城市的边缘
和河水流到的地方，它把这小小的亮度
调节出内心的炫耀：它有这光亮
假如笼罩，这微光里波动着谁的面容？

乞讨者

无非是那些悲哀的眼神
无非是那些饥饿和麻木，无非
是那些相同的故事
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话语中
在报纸的角落里，在电视的花絮中
无非是那些同情，被忽略，被翻译
被遗忘为省略号

但他们走动，这些生命
这些身体的幸福和烦恼
他们走动，在街道的倒影里
他们成为那不被注意的风
那种穿梭着的，纠缠着人的
那些风，那些我们身边的，在不经意中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疯狂动物城

我们索取了什么？在岁月的茫然里
我们也只是这些人，这些
被阳光折磨的人，在暗中祈祷，但光阴
戏耍着，像戏耍着那些落叶
当它们飘落，它们一片金黄
最初，世界辽阔如海
最初，我们锦绣前程

(特邀组稿 陈星光)



百年山川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



大司巷幼儿园小

五班集体供稿